

說部叢書

初十集
第五編

言情小說

珊瑚美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調查詳確 雕刻精工

彩五 世界新輿圖 一巨冊

七元

彩五 中國新輿圖 一巨冊

五元

彩五 坤輿方圖 一大幅

八角

彩五 中國輿地全圖 一大幅

一元二角

彩五 世界暗射地圖 一大幅

一元

彩五 中國暗射地圖 一大幅

一元二角

彩五 中國地圖 一小幅

一角

此外尚有各省分圖城市鐵道等圖

彩印美麗 紙張堅白

乙巳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珊瑚美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譯者 日本三宅彥彌

重譯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南京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定價一元

訂正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杜亞泉趙秉良編輯孝天駱師曾校訂

是書照最新度量權衡制

與東西各國之度量權衡互相比較

並分列各表以便應用。於度量權衡之外。更將各國幣制。與我國現行之銀

幣銀兩及標金兌赤等比較列表

故曰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惟向來沿用之比較數。竟有得數全錯者。而互相沿用。無人糾正。本館搜集

圖書實物

考校經年。於度量衡之數。皆以新制為基本。證以現

行之實物。參以各家之推算。乃得一確不可易之比較法。而度制

畝制量制衡制。皆可一以貫之。至貨幣之比較。全以貨幣中所含純分為準。復

以近三年中之時價。畫其最高最低數。互相印證。凡所比較

悉據真實

之理。無所穿鑿附會。並考核中外書籍。依據定法。務求精確。

今將應用各數。編表二百餘種。

俾閱者可以一檢即得。無煩推算。

不特為學問家所必備。亦為政治家實業家所當注意者也。

珊瑚美人目錄

第一回

熱鬧場情語話纏綿

黑暗地驚心逢鬼魅

第二回

浦兵官懷疑捕兇犯

筴將軍失色覩亡兒

第三回

小伯爵仔細訴前情

老包探初次訪奇案

第四回

入賭場無心逢故友

隔紗窗有意聽閒評

第五回

忙中偷暇邂逅蛾眉

死裏逃生脫離虎口

第六回

避危機黨人謀善地

試毒藥美女毀嬌容

第七回

沒來由行客遇強徒

惡作劇黨人試心跡

第八回

自由不死萬歲齊呼

相見還羞寸心如結

第九回

侈家世侯爵發威靈

爭女權小姑盟讎日

第十回

涉嫌疑私訪畫樓人

聽新聞轟傳假面女

第十一回

遊公園各談心上事

坐山洞巧遇意中人

第十二回

傳密信嬌兒含妬意

羨私財老父起陰謀

第十三回 喀乃華假公報私讎

陶斯奔鋤強救弱命

第十四回 失貞女侯爵叱包探

覓佳耦妖婦絕情郎

第十五回 死生離合萬種深情

喜怒悲哀百端隱恨

第十六回 假學士登城談古跡

僞商人發窖刼藏金

第十七回 身隨財去逝水悠悠

恨比愁多清談娓娓

第十八回 得書函窗下露兇謀

懷匕首園中尋宿怨

第十九回 殺書記宣禮洛復讎

救侯爵傳啓鏜仗義

第二十回 洩隱事假面女驚心

述遺恨珊瑚黨結果

第一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二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三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四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五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六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七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八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九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十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十一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第十二回

燕開翠羽帶紅絲

黑龍與漁小女求親

政治小說

珊瑚美人

第一回

熱鬧場情語話纏綿

黑暗地驚心逢鬼魅

話說歐洲過了一千八百年後。法蘭西民變已畢。其間的年月。可算得都是革命黨用事的時候。上自王室。下至萬民。沒一箇不驚心弔膽。沒一箇不提防他們的。他們的黨派。不單是在法蘭西。就是意大利。西班牙。那幾國。也很有些關係。總而言之。竟是歐洲全部的大事。鬧成全洲的大亂。到如今洲裏的人。還是箇箇搖頭咋舌的。當那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法國的王室。仍舊登了大寶。那時上下宴樂。共享太平。處處笙歌。家家戲劇。人人除了遊戲暢懷的事。其餘些毫心事也沒有。好不繁華熱鬧。那時正是仲春二月。有一天。正是法國大節的日子。上下人家。都安排著酒宴。內中有一家。姓洗名萊臣的。他是有功王室之人。也開了箇宴會。招請許多客人。來家宴飲。其時恰有兩箇紳士。立在洗家門首。還沒進去。一箇道。這裏你不進去麼。那一箇道。你看這裏頭的人。不很多麼。他家有一箇姑娘。名叫美芝。生得如美人一般。因此外間人都走攏來。一箇道。你

這話很是惱人。那一箇道：你看怎樣？那姑娘實在可人。但是這家的門第，不是不見得好嗎？一箇道：這怎麼說？我並沒聽見他家有什麼壞處。看官：你道這兩箇人是誰？原來一箇是本地的有名世家大將軍，笪家彌侯爵的本家姪子，名字叫做禮協。他是世襲伯爵。那一箇是笪將軍的兒子，名字叫做學熙。官居王家守衛官之職。當時他們兩人還有說話，只聽得禮協道：「熙哥，但是你在伯父跟前，切不可說我在這家出入的話。」纔好學熙道：「這箇自然。我想你和美芝結親，恐怕門第身家也有些不配。至於父親那裏，你請放心。我決不說出來的。但我也有一件事，我要到葛若美夫人家裏去。我父親前你也得隱瞞。」禮協道：「我知道，你也要和他結親，却也很好。如今你且到葛若美夫人賭場那裏去罷。」學熙道：「賭場上只是很煩的。」葛若美夫人家裏來的，都是很闊綽的人。你兄弟禮洛也在那裏呢。禮協道：「呀，我的兄弟也到那裏去麼？」學熙道：「你不要大驚小怪。我們說話時候已遲了。我要快去見英娥哩。」因爲有人與我爭那英娥，我不能不用些精神去看顧他。我們再見罷。」說罷，就匆匆忙忙與禮協作別。禮協道：「你和那些婦女們來往，總有些不好，須得小心謹慎。」纔是說罷，學熙去了。他就進了洗家的門，到裏面去。

原來這禮協本來性質溫厚持重不愛頑耍。他在外部供職。後來又派到公使館裏當書記官。這幾箇月來。常到洗萊臣家裏。和他女兒美芝會面多次。因此就把箇美芝放在心上。寢食不忘。但他的兄弟禮洛。生來性格和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也不求做官。稍有些財產。自去另覓生計作活。這也不表。却說禮協在洗家宴會。酒闌人散。男男女女。各各攜手。趁著興子。到各處游玩。禮協把兩眼在四面看了一回。看見美芝也在人叢裏。面他就輕輕走將過去。到美芝身旁。美芝見了禮協。便道。我心上實在煩惱得很。因爲我與郎君很是要好。但父親的意思一定不以爲然。禮協道。他怎樣呢。美芝道。父親所在心的說到這裏。只搖著頭不語。一會又道。但我實在屬意郎君。說到這句。那聲音就低下去了。禮協聽了。心內喜不自勝。道。姑娘愛我。我感激的。了不得。美芝道。你的意見怎樣。禮協道。只要姑娘掣定主意就是了。美芝道。那是自然。但我父親是箇富翁。他的意思不論好歹。大抵還看重金銀一邊。說到這裏。就嘆了一口氣。道。我是被愛情和義理縛住了。但據我看來。錢財和名聲都不在意。只覺得愛郎君的心。丟不下去。不知郎君對我怎樣。禮協道。果然這樣。那就難了。至於我愛姑娘。只怕比姑娘愛我的地

方還要重些哩。美芝道：「但能彼此相愛，不愁事不成功。」這時美芝臉上現出一種櫻花紅的顏色，幾乎滴了下來，又像含着不露的樣子，停了一會，又道：「你看他們將要散了。」我父親也快來了。這件事情，明天我父親提起，我自有一句話對他說。郎君請放心，便了。這話說完，禮協又釘着看了美芝一眼，漸漸的離開，混到人叢裏，一直出了洗家的門。那知時候已是更深夜靜，街上也沒有車子，不覺心中急了，脚下只管走，只聽得靴子的聲響。路上的煤氣燈已經熄了，好像走到黑闇地獄裏，但眼前雖是黑暗，心上却又想着美芝，好像他的容貌依然在他面前，看得很是清楚。那時他的心想和下面的脚步有些不能鬬筭起來，亂走亂闖，不知什麼時候已出了這條街，也不知轉了幾箇灣，又到了了一條街上。那路却是很窄，把箇禮協迷住了，方向些毫認不出來，只得在十字街頭立定，好一會，好像那邊有一箇人影兒，晃了一晃，禮協一想：「這時大亂之後，天陰鬼哭，很爲可怕。」也不知那影子究竟是人，不是他，也不管，就高聲喊道：「兀那路上的行人，請停一停，借問一聲。」駱駝街打那裏方向走的？我是迷了路的，故此驚動了一會，並不見那人答應。禮協當那人沒有聽見，又叫道：「我是迷了道的，請問駱駝街打那裏走？」望

指引我一聲。這才見那人走近來。答道：這裏是蝦蟆街，離駱駝街遠着哩。打這裏去，要向左，又向右，再左，再右，一直走去，纔到駱駝街。呢。禮協謝了一聲。依舊是不很明白。再看那人低着頭，不言不語，好像似有什麼心事的一會。那人道：我和閣下一同走去好麼？但我的兄弟將要死了，怎麼呢？禮協驚道：呀！令弟將要死了？這箇老兄自然是掛心的。那人道：這兒近處並沒有醫生，只有用病牀擡到施醫院的一箇法子。偏偏今天是禮拜日，舍下婢子又不在家。賸我一箇人，怎能夠擡他到醫院裏去呢？說話之間，覺得很是淒切。禮協想了一想，原來那人很有天性的，不覺也起了憐憫之心。道：既這樣，我就幫你擡了去。如何？那人道：呀！閣下是箇紳士，肯幫我這箇真真難得，我怎敢當呢？禮協道：不須客氣。我今晚因爲赴宴，回來遲了。如今且先做了你的事。尊府在那裏呢？那人道：離此兩三間門面，就是等擡到了醫院。我再送閣下到駱駝街去。禮協道：那是好極了。我們就早些擡去罷。那人就領着禮協到了他家。禮協一看，果然有箇病人睡在牀上，却看不出病人的面貌。那人道：既承幫助，我擡了前面，好引路。閣下在後面罷。禮協道：你看，看看令弟現在可好些麼？那人道：剛纔他實在是和人鬪毆，受了傷，不能見風。

的禮協道。原來如此。那人道。總望閣下幫二十分鐘的忙。就得了。說着。兩人擡了病牀出來。原來兩人都是文弱的人。從沒有做過這些事。覺得搖搖幌幌。大約走了三十分鐘時候。還沒有到醫院。這條路又彎又窄。也沒有高大房屋。只見都是些黑暗矮小的房子。禮協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覺得有一塊店招牌掛着。走了幾步。又看見一樣的招牌。好像已經走到人家屋裏一般。就有些詫異起來。暗想。怎麼走到這裏來。且又不是街道。莫非那人走錯了路。再看那病人用帽子外套包着全身。看不出什麼。正在想着。只聽得那人說道。閣下乏了。可要休息一會麼。禮協道。我乏極了。最好找箇人來替我一擡。那人放下病牀。驚道。還求體諒。只有這箇地方過了。就到的。我且先去叫箇人來幫助。請你在這裏代我暫時看守。我即刻就來。禮協正要回答。只見那人早已急急跑去。他就立着等候。不知那人叫了什麼人來幫助。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浦兵官懷疑捕凶犯

笪將軍失色睹亡兒

話說那病人的哥哥。去了不多一刻。那邊轉彎處。忽然露出燈光。有三四箇人提着手燈走過來。禮協一看。原來是軍人打扮。知道是近衛的兵官。一想這病人的哥哥。不在

這裏他們查問起來。我怎麼回答呢。正在躊躇。忽聽那邊一箇兵官喝道。止住。一聲號令。那跟的兩箇兵。都住了腳。兵官又道。在那裏立着的是什麼人。禮協聽了。答道。是我。在這裏等人。兵官大聲道。走過來。禮協就走了過去。只見那兵官身體很爲肥胖。穿着軍裝衣服。好不威嚴。就陳說道。得見諸君。實是大幸。剛纔我路過蝦蟇街。遇見一箇人。叫我幫他擡了這箇病人來的。如今他去叫人。還不見來。兵官道。這裏是蝦蟇街麼。禮協道。那人說的。但從那裏來。已經走了四十五分鐘時候了。兵官道。那人到那裏去了。禮協道。就從諸君來的那條路去的。兵官道。胡說。我們何常看見什麼人。禮協道。如今只求幫幫忙。兵官道。幫什麼忙。禮協道。請幫着將這病人送到醫院去。兵官道。你既是幫他擡來。爲什麼他獨自跑了去。單留下你一箇人呢。禮協道。這也不知道他。現在病人還在這病牀裏呢。兵官道。既這樣。我們且看他一看。就叫嘉美德快提燈來。內中有一箇兵就跟過去。拿火一照。不覺大驚。叫道。浦敦長官。那裏有什麼病人。恰早已死了。兵官道。是箇死人麼。嘉美德道。可不是呢。那身上的衣服脫去了一半。還有血跡呢。兵官也湊近一看。說道。死的戴着軍帽。佩着一口劍。也是箇軍人。禮協立在那裏聽了。不知

其故說道。全身上怎樣呢。兵官就將禮協一把抓了過去。道。你殺了人。殺人的。一定是你了。禮協道。閣下誤了。那兵官一聲號令。叱道。與我拏住那厮。那邊兩箇兵就圍住了。禮協。禮協正色道。諸君怕我逃走。自該拏我。但須得詳察一番。如果我殺了這人。難道我是獸子。還在這裏等着諸君。又還敢迎着諸君求懇幫助麼。兵官道。也罷。橫豎總要稟告警察官。請他作主的。禮協道。可要將我交給巡捕麼。兵官道。正是。你且莫驚慌。總之。你既守着死人。就與案內有關係的。又回頭對那兩箇兵道。你兩人擡了死人到營裏。我要通報警察署去。禮協問道。真箇說我殺人麼。兵官道。呀。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的責任。應該如此。禮協道。既這樣。我且把姓名告訴了你。我名叫禮協。世襲伯爵。是侯爵家。彌將軍的姪子。橫豎有將軍出來說話。請到將軍家裏一問。就有分曉了。嘉美德聞言。就對兵官道。長官還是到將軍那裏去走一遭爲妙。兵官低聲道。自然。究竟是他殺人不是。須得先到將軍那裏一問。主意定了。兩箇兵就依着長官的話。擡死人到營裏。這裏浦敦嘉美德帶了禮協。同到將軍家裏來。大凡人受了殺人的冤枉。即使被枉心上。總有些慌張。況且禮協那晚。私下有訂婚的事。這件事被將軍知道。就有些

不便。如今又鬧出這件事。知道一發都要顯露出來。心上覺得很爲難。過當下浦敦道。老實告訴你。這件事並不難處辦的。禮協道。沒頭沒腦的事。真冤枉得不分明。浦敦道。那人既和你不相識。怎麼就來煩勞你。這是最不可解的。嘉美德道。不知先前安置死人的。是那一家。禮協道。我那裏記得。好像是箇花園。又像是山路。又有很長的圍牆。再望屋子脚根。是漆黑的。其餘都不明白。總之我迷了道。向那人問路。纔出了這件事的。嘉美德道。看來那人直是欺騙你。那地方一定也不是蝦蟇街哩。三人正說着。已經望見一座很莊嚴很高的房子。門前有一輛馬車。剛剛將軍和他愛女秋兒一同坐着。兵官等見將軍穿着正服。就上前行了禮。禮協也到伯父面前稟道。深夜驚擾姪兒。該死。實因受冤被捕。敢來苦訴。要求伯父搭救。當下將軍叫車夫向自己家裏趕來。因爲不要被他女兒秋兒知道。所以先送他到家。但是他早已聽見心想。禮洛或者有些事。怎麼禮協也會受屈被捕呢。就說道。是受屈被捕麼。父親須得查問明白。將軍安慰他一番。叫他進去。自己依舊出來。只見將軍年紀將近六十。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真不愧。是貴族軍人的風采。當下浦敦和嘉美德。就把遇見禮協情形。細細敘了一遍。將

軍默然靜聽。眼睛恰一直看着了禮協。禮協等他們說完。就道。今晚姪兒和學熙哥。一同赴宴去的。宴罷出來。學熙哥哥有事。就分手。往別處去。不料爲時已遲。姪兒一人走迷了路。遭這飛災。如今浦兵官都已陳明。姪兒也沒有別話。只求伯父見憐。搭救罷了。將軍哼了一聲道。如今學熙呢。禮協恰答不出來。只不做聲。一會道。但求伯父不要說出真姓名來。並將姪兒由伯父取保管束。不交與巡捕。姪兒就感激不盡了。將軍道。本來很好。但這事恐怕不行。明天巴黎新聞紙上。必定要登出我的姓名來。況且那死者。也要交與警察署請驗的。浦敦道。不然。如今將他送到營裏去了。死者也是箇軍人。將軍道。是軍人麼。那就壞了一定。更加費事。好在現在外間還不知道。就煩兩位同到營裏去查一查。被殺的人。究竟是那一位營官所帶的部下。我想這事。必定是與王家反對的人所爲。浦敦指着禮協道。因爲知道這一位是將軍的令姪。所以也沒有拘管。竟是步行而來的。將軍道。這樣我就很感激了。說罷。就同他姪兒坐了馬車。望營裏來。將軍問道。那兩箇兵官沒有別的話麼。禮協道。姪兒所說的。都是真話。實在不知道是誰殺的。將軍道。這麼他們能就會疑到你呢。我想我們的門第。也不該出這些事。又想

殺人的。定是不知什麼秘密的革命黨做的。警察總管曾經對我說過。現在有革命黨出入巴黎城中。和那意大利的革命黨結了盟的。禮協道。但據姪兒想來。這事和那黨派沒有什麼關係。將軍道。我也知道。但聽說你兄弟禮洛現在和他們很有聯絡。時常與黨中的人一起游行。不在家的時多。像你不與他們結伴成羣。那就明白了。須知我們貴族和人結交。比那平民難得多。你看外部大臣家裏不是來往的人很少麼。禮協道。伯父你知道的。姪兒生性向不歡喜出外閒遊。總常在家靜坐的。將軍道。那末你今晚往那裏去的呢。禮協不防問這一句。一時頓住了。低着頭答道。到洗萊臣家去的。將軍道。洗萊臣是誰。是箇商人呢。還是做什麼的呢。禮協一想。我這伯父是專講貴族主義的。若是將我與美芝約定結婚的話。說了出來。不知要受怎麼樣的呵責哩。因此就默然不答。將軍道。你帶學熙到洗萊臣家中去的麼。禮協道。不是。學熙哥哥今晚不知那家招他宴會去的。將軍道。咳。那一定又是箇壞地方了。少不得明天要教戒他一番呢。一會又道。你我到了營裏。一切事情都有我替你講。你只不要說話。心上也毋須着急。說着。車子已經到了營門。就一直走進去。營裏的人看見箇將軍來了。身上穿着軍

服。沒一箇不向前恭恭敬敬的對他行禮。將軍找着了隊長。對他道。兄弟是爲了方纔殺人的事。代舍姪說話來的。隊長道。將軍辛苦了。這件事在下實在爲難。將軍道。真是爲難。那被殺的人是箇兵卒麼。隊長道。不是。是守衛官肩甲上還掛着白紐子的記號。因此又知道是王家的守衛官。將軍和禮協聽了這話。都驚詫的了不得。連聲叫道。唔。王家的王家的。守衛官。唔。一面說着。一面急急過去看那屍首。嗟。你道屍首是誰。原來就是箇將軍的親生兒子。禮協的。本家兄弟。名叫學熙的。就是這事。真真奇怪。已極。那一箇料得到當下將軍禮協都幾乎跌倒。暈了過去。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小伯爵仔細訴前情

老包探初次訪奇案

却說侯爵將軍箇家彌的公子學熙。無故被人謀殺。將軍同禮協。怎的不悲傷。隊長營兵等也兀自詫異。不解其故。到了第二天。將軍一家門都知道。更是悽愴。不消說得。這時學熙的屍首已送回將軍家裏。當下有刑官帶同醫生來檢驗屍身。又有王家遣來的慰問使者。將軍和他們細談原委。都猜擬不出來。那時恰有兩箇人。在外間門房裏私談。一箇是崇信現在王家做廚夫的屈斯開。一箇是仰慕舊時王家做馬夫的泰蘇。